

第三届印非峰会对中非关系的影响与启示^{*}

郝睿 毛克疾 蒲大可

第三届印非峰会隆重举行表明，非洲作为印度外交的关键方面被莫迪政府赋予了新的重要内涵。然而，莫迪积极的非洲政策短期内却难以改善印非失衡的贸易结构，更不可能改造非洲经济基本结构，且双方在初级制造领域的竞争可能加剧。尽管如此，印非却可能在人员培训、文化交流、医药卫生等偏“软”的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鉴于此，中国应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推进对非“三网一化”和产能合作，并借鉴印非“软实力”合作举措，争取化解印度加强对非合作产生的冲击和影响。

关键词：印非峰会 中非关系 印非关系

2015年10月26–29日，第三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下称“印非峰会”）在新德里举行，来自非洲54个国家的代表参会，其中41个国家由首脑出席。^[1]与前两届印非峰会相比，此次峰会规模和影响明显扩大，显示近年印度重视发展对非关系、加大对非投入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2]印度加强对非合作，必将对中国与非洲关系产生显著影响。鉴于此，有必要对此次印非峰会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其对中非关系的影响与启示。

郝睿系深圳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教授；毛克疾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蒲大可系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制造业对非洲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13BGJ019）的阶段成果。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和责任编辑对文章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

[1] “Welcome to the India–Africa Forum Summit 2015”, <http://www.iafs.in/home.php>（登录时间：2015年11月2日）。

[2] C. Raja Mohan, “Raja–Mandala: Between Talk and Ac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Report*, Oct. 27, 2015, p3.

第三届印非峰会背后的历史语境

第三届印非峰会的重要意义，要置于印非交往的曲折历史轨迹以及印度对于恢复其在非洲影响力的浓烈“非洲情结”中方能显现。印度曾在非洲拥有很强的传统影响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印度地位一度被严重边缘化。印非经贸政治交往在印度1991年改革之后经历了快速发展，印度也在2008年和2011年召开了两次印非峰会。尽管如此，在中国等新兴国家加速发展对非关系的背景下，印度对非影响力不如预期，印非关系的进展也与新德里期望的理想状态相距甚远。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赋予了第三届印非峰会突出的意义，可以说它包含了印度自其1991年开放以来，乃至自建国以来所悬悬而望的“非洲情结”。

印度与非洲交往密切，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印度洋商路、殖民地时期的共同苦痛记忆以及二战后凝集的反帝反殖民情谊，都使得印度与非洲产生了千丝万缕的情感、文化和价值观联系，使得印度在非洲积累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印度独特的立国之道和杂糅东西阵营的政经策略甚至成为许多非洲国家的建国样板。圣雄甘地见证了19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对于印非人民的剥削以及双方人民因此凝集的共同情感，他推断：“印度和非洲的交往将会是思想与服务的交流，而不是西方剥削者式的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的贸易。”^[1]

然而，甘地似乎一语成谶，历史的轨迹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的说法，虽然印度通过历史、文化、侨民联系在非洲取得了可观的精神影响力，但是由于缺乏实质性的经贸和政治交往，印度在非影响力一度被边缘化。在政治方面，非洲经历了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民运动，虽然印度高举道义大旗，但由于其在非洲民族解放武装斗争中缺乏建树，因而实际影响力远弱于美国、苏联和中国，遑论原欧洲宗主国。在经济方面，印度建国以来就奉行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内向经济政策，加之其整体羸弱的经济实力，印非经济交往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冷战以来印度在非洲的影响力被逐渐弱化，这显然不是新德里的决策者们想要的结果，但印度1991年开启的改革却使他们看到了希望。随着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开启，印度对外经济交往快速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凭借较快增速和庞大体量，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主力，与非洲经贸往来急速上升，成为非

[1] “Elephants and Tigers: Chinese Businessmen in Africa Get the Attention, But Indians Are not far Behind”, *The Economist*, Oct. 26, 2013.

洲能矿原材料的重要进口国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坐拥大笔传统遗产的印度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历史、文化、侨民优势，自然就将“复兴”其在非洲传统影响力提上议程。

对于以大国姿态应对非洲事务的印度来说，多边峰会是绝佳外交平台。早在2004年，印度就协同非洲8个国家发起了多边峰会“非印技术经济运动”（Techno-Economic Approach for Africa-India Movement, Team-9），但由于其中的非洲成员主要限于资源、能源型国家，峰会远未成为综合性多边平台。^[1]而中国于2000年创建的中非合作论坛，到2006年已经成功升格为规模空前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非洲48个国家的首脑齐赴北京。虽然中非峰会与尔后印非峰会之间的因果联系不易推导，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积极的非洲政策大大触动了印度，促使其加快了建设综合性多边平台的步伐。

此后，印度于2008年4月在新德里举办了第一届印非峰会，2011年6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办了第二届印非峰会。然而这两次印非峰会不管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乏善可陈，没有取得印度决策者期待的“一剂强心”效果。

从形式上说，前两次印非峰会办会规模过于袖珍，与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美非峰会等其他同级别大型对非峰会相比，存在与会国家缺乏代表性的问题。“班珠尔原则”（Banjul formula）是非盟的一项对外交往准则，规定每次仅能选择12~14个非洲国家作为区域经济共同体（Regional Economic Communities）的代表参加各种国际峰会活动。^[2]而印度当时是少数接受非盟“班珠尔原则”的域外大国，因此印度举办峰会的规模就受到这项原则的制约。^[3]为什么印度会主动接受限制性条款？很多人认为印度此举是毫无必要的“自缚手脚”，但印度学者玛尼什·查德（Manish Chand）指出，印度意在“通过尊重这种限制性的原则来巩固其在非洲‘非剥削和非统治’（non-exploitive, non-dominant）的国家形象”。^[4]而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当年国大党政府以主动接受限制性原则的方式降低办会规格

[1] Daniel Alvarenga et al., “China and India in Africa, an Analysis of Unfolding Relations”, Southern Africa and Challenges for Mozambiqu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Instituto de Estudos Sociais e Económicos (IESE), 2009, p155.

[2] Ajay Kumar Dubey, Aparajita Biswas, *India and Africa's Partnership: A Vision for a New Future*, Springer, 2015, p.35.

[3] Briefing by Secretary (West) on PM's visit to Ethiopia and Tanzan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Documents, May 17, 2011.

[4] “Manish Chand, India and Africa: Sharing Interlinked Dreams”, http://www.cgihamburg.de/pdf/India_and_Africa_Sharing_interlinked_dreams.pdf（登录时间：2015年11月3日）。

和规模,借此回避其财政资源匮乏的硬性约束,是量力而为的明智之举。此外,囿于财政约束,印度在前两次印非峰会中的援非贷款、赠款不仅数额偏小,而且很多援助承诺条款的兑现情况并不明朗。^[1]

第三届印非峰会:莫迪特色的对非战略

(一) 突出意义

虽然“非洲情结”对于印度历届领导人有着不言而喻的魅力,但囿于种种原因,这种情结却一直难被转化为果实。然而,随着印度政坛步入莫迪时代,这种局面似乎正在出现转机。2014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成为1984年以来第一个凭一己之力在印度人民院直选中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成功摆脱了掣肘连连、执行力孱弱的联盟政治。这意味着,莫迪在治国理政中不但可以更为积极进取,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服务于其战略目标。因此,原本就被寄予战略期望但一直缺乏贯彻落实的印度对非关系,在莫迪时代可期会获得更多的实质性推进。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届印非峰会昭示了莫迪对非意图,是其对非举措的“宣言书、播种机、宣传队”,值得深入研究。

2015年10月下旬,第三届印非峰会在新德里正式召开。这次继2008、2011年举办的第三届峰会原定于2014年年底,但因埃博拉疫情蔓延而顺延至2015年。^[2]不出意外的是,莫迪果然对这次峰会进行了重大改革,正式放弃了“班珠尔原则”,使得印度无需刻意限制办会规模。因此,与往届十多个国家的参会规模相比,第三届峰会汇集了非洲54个国家的代表,包括南非总统祖马、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埃及总统塞西、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等41个非洲国家领导人。^[3]这次峰会由此一跃超过有39国领导人出席的1983年英联邦峰会,成为印度史上规模最大的外事活动之一。^[4]

[1] Stein Eriksen et al., *India i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Norwegian Foreign and Development Policies*,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 p.30.

[2] Nita Bhalla, “India-Africa Trade Summit Postponed Due to Ebola Outbreak”,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9/24/us-foundation-india-africa-ebola-idUSKCN0HJ0S820140924> (登录时间: 2015年11月3日).

[3] “Welcome to the India-Africa Forum Summit 2015”, <http://www.iafs.in/home.php> (登录时间: 2015年11月2日).

[4] Vineet Thakur, “India-Africa Summit: Bringing Foreign Policy Back Home”, *The Wire*, Oct 27, 2015.

（二）核心举措

在此次峰会上，莫迪宣布了多项对非合作的有力举措，强度远超此前两次峰会。首先，印度承诺向非洲提供100亿美元新贷款以及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1亿美元将用于新设的印度—非洲（援助）发展基金，1000万美元投入印度—非洲健康基金。其次，印度宣布人力资本是印非合作的核心，印度将通过增加非洲学生赴印留学机会（未来5年为非洲提供5万个奖学金名额）、扩大网络课程规模、增设在非培训机构和学校等途径，帮助非洲国家发展人力资本。再次，印度倡议与非洲国家加强在联合国改革等国际事务上的合作，对当前的国际制度和范式提出挑战，并商议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寻求变革。最后，确立印非合作机制，双方就每5年召开一次印非峰会达成共识，且规模不受班珠尔原则的限制，与会国家的基本面扩大，代表性增强。^[1]

（三）战略意图

印度在此次峰会上推出的诸多举措凸现出其在非洲的战略意图。

首先，“非洲情结”浓厚的印度希望通过峰会恢复其对非洲的传统影响力，并平衡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在非洲不断增强的力量。印度一方面渴望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并认为理所当然应在非洲占据优势影响力；另一方面，却又唯恐被“矮化”，力图避免被其竞争对手甩在身后。^[2]印度对2006年成功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大为震惊，产生了奋起直追的醋意和紧迫感。^[3]因此，中国因素始终是印度制定对非战略的重要参考。三届印非峰会，虽然规模上无法与中非合作论坛相提并论，但无论是机制建设还是政策举措，均可看到中国的“影子”，某种程度可以被视为印度对中非关系快速发展采取的“对冲”举措。

其次，印度通过加强与非洲的紧密联系，争取非洲国家支持其“入常”愿望，满足其大国情结。印非峰会期间，印度外长斯瓦拉杰表示，印度和非洲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恰当位置的情况无法容忍。她强调，最大的大陆非洲和世界人口大国印度都没能广泛参与安理会，因此印度和非洲应该用一个声音说话，改变非洲国家和印度缺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不正常现象”。^[4]印度在这个问题上采取

[1] Sushma Swaraj, “‘Incomprehensible’ that India, Africa Don’t Have Permanent UNSC Seats”, *The Indian Express*, Oct 26, 2015.

[2] 毛克疾、涂华忠：“印度的‘大国情结’与中国对印战略”，《亚非纵横》，2013年第4期，第22~23页。

[3] Vineet Thakur, “India-Africa Summit: Bringing Foreign Policy Back Home”, *The Wire*, Oct 27, 2015.

[4] 同[3]。

了“共同但有区别”的态度，一方面强调印非在国际格局中“弱势群体”和历史上海反殖反帝的共同属性，以加强认同感和协调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印度对非洲区别于其他大国的让利和帮扶，以印度特色的方式满足非洲国家的愿望清单。

最后，印度通过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维护能矿供应安全，并推进在非原材料供应基地建设。印度是典型的能源贫乏国，根据美国能源资料协会（EIA）的统计，印度2012年消耗石油的71%、天然气的29%、煤炭的23%都需要进口，能源对外整体依存度达38%。^[1]三届印非峰会，加强能源合作均是印度关切的主要问题，2011年第二届峰会更是直接将“能源与贸易”作为会议主题。^[2]印度在对非能源合作中还采取了以援助换石油的策略。近年来，印非贸易规模快速扩大，其中印度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原材料的贸易总量占比高达84%，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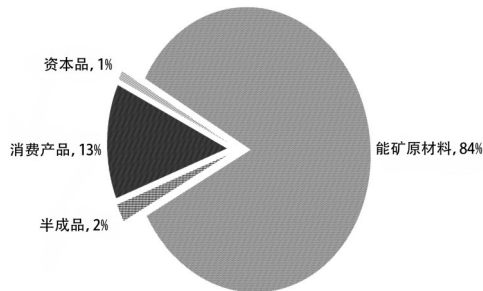


图1 2014年印度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口产品结构

数据来源：World Bank,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四）短板与劣势

虽然印度各界对此次峰会寄予厚望，莫迪从内容和形式上大大加强了资源投入，但是印度的短板与劣势仍然客观存在。首先，印度自身经济实力有限，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使得印度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的总体规模相对较小。目前，印度主要是提供培训、技术援助和医药卫生等门槛低、见效快的软援助，而开展无偿援助、低息贷款、直接投资等项目的能力则相对较差，这使得印度的对非援助国地位易于被取代，缺乏核心影响力。其次，印度的行政体制效率较低，使得印度对非洲的承诺常常难以及时兑现，进而影响了非洲国家对印度的信心。最后，印

[1] Candace Dunn, “India Is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Imported Fossil Fuels as Demand Continues to Rise”,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 Report*, Aug 14, 2014.

[2] “Welcome to the India-Africa Forum Summit 2015”, <http://www.iafs.in/home.php>（登录时间：2015年11月2日）。

度与非洲发展阶段相仿，比较优势雷同，产业同质性强，因此印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对非洲国家制造业萌芽造成冲击，使努力进行工业化的非洲国家受挫。

第三届印非峰会对中国的影响

此次印非峰会是莫迪“旋风外交”的一部分，其重点在于突破此前历任领导人缺乏实质的非洲政策，切实加强印度与非洲的交往和接触，争取尽快提高印度在非洲的影响力。未来，印度将以印非峰会为平台，利用其与非洲国家交往的地缘优势、历史文化联系以及印度移民的影响力，继续在非洲推行“以大国战略为核心，以改善民生、能力建设和人文交流为导向”的综合外交战略，注重“软渗透”，继续扩大技术转移、增加培训和奖学金名额，提高赠款、低息贷款的额度，同时大力促进对非贸易与投资。^[1]印度各界对此次峰会寄予厚望，但第三届印非峰会尚难在政治、经济等基本面上影响中非关系。尽管如此，在人员培训、文化交流、医药卫生等“软实力”领域，印非关系仍可能会取得突破性发展。

（一）政治方面

殖民地时期的非洲，反帝、去殖民化是压倒性的政治主题；到了冷战时期，东西阵营的意识形态分裂主宰了政治议程。但在如今的非洲，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作为最大公约数的意识形态或地缘战略主题。在“纯粹的政治”被淡化的大背景下，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成为对非政治影响力的关键。因此在对外接触中，莫迪在此次峰会上推出“创新发展印非关系”和“非剥削和非统治”的印度国家形象，强调其民主的国内政体、不结盟的国际立场和渐进式的发展之路。

相比受到西方大量舆论非议的“中国模式”，印度的发展历程确实较为易于被非洲国家从理念上认可，但是理念上的认可不会自动成为实际上的可行。从实操的角度说，印度当前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还不足以输出“发展模式”。虽然印度近年来经历了较高增速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于一些困扰已久的发展问题，如发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劳工问题、环境纠纷等，印度政府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非洲国家在发展中常常遇到这些问题，因此对其来说，中国提供的现成经济资源、政策工具和发展经验显然比莫迪的许诺可靠。由此，在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最具分量的政治议程下，印度短时间内很难对中国的影响力带来挑战。

[1] C. Raja Mohan, “Raja-Mandala: Between Talk and Ac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Report*, Oct. 27, 2015, p3.

（二）经济方面

在政治议程“经济化”的局面下，第三届印非峰会昭示的印非经贸关系意义深远。会议期间莫迪强调，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印度可以成为非洲另一个“战略选择”。虽然印度在调整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方法以后的经济增速超越中国，但绝对体量和中国仍有巨大差距，对非洲的影响力也难以比拟，因此短时间内取代中国在非洲的地位并不实际。^[1]此外，莫迪提及帮助非洲发展多元化经济、摆脱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困局。虽然印度崛起可能为非洲国家带来市场繁荣，但这种繁荣很难能使非洲摆脱资源依赖。印度目前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状况不但不足以开展大规模对非开发投资，更难以突破印非之间的“资源—制成品”的经贸结构。

印度人口体量庞大，工业化刚起步，其对非洲的能矿原材料进口量会大概率激增，而对非洲的工业制成品出口量也会大概率上升。从产业结构看，印度和非洲的经济比较优势相似，都适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如果印度快速推进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将会对非洲的幼稚产业产生巨大竞争。与印度不同，中国经过产业升级换代，正在逐渐摆脱低端劳动密集制造业，与非洲新生的制造业竞争较小。在中国经济放缓、综合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中国还可以通过优势产能合作，大力推进非洲的工业化进程。^[2]

莫迪承诺，印度将在未来5年向非洲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6亿美元无偿援助。^[3]然而，与中国援助非洲的体量和标准相比，印度提供的援助不仅金额较少，优惠力度也相形见绌。在2015年12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将在未来3年实施对非“十大合作计划”，并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援助性质的资金包括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以及35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及出口信贷额度。^[4]印度国内发展需求旺盛，本身就亟需大笔资金进行基建投资和社会改善，可能无力增加援助幅度。莫迪承诺的援助量可以被理解为印度援助的“上限”，且是否能真正达到这个上限还另当别论。

[1] 新华网评论部：“对非经贸合作：不是恩赐，亦非掠夺”，http://news.ifeng.com/a/20151019/45673434_0.shtml（登录时间：2015年11月3日）。

[2] 同[1]。

[3] Sushma Swaraj, “‘Incomprehensible’ that India, Africa Don’t Have Permanent UNSC Seats”, *The Indian Express*, Oct. 26, 2015.

[4] 新华网：“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04/c_1117363197.htm（登录时间：2016年5月5日）。

（三）文教方面

与政治、经济领域相比，第三届印非峰会更有可能在文教等方面取得进展。历史、侨民因素是印非交往中的一笔丰厚财富，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厚重的场景预设。殖民时期的共同记忆和文化遗产使得双方交往中的交流成本大为降低，易于立足现有资源开展合作。莫迪强调，人力资本将是印非伙伴关系的核心，技术将为这种伙伴关系奠定基础。印度将通过增加非洲学生赴印留学机会（未来五年为非洲提供五万个奖学金名额）、扩大网络课程规模、增设在非培训机构和学校等途径，帮助非洲国家发展人力资本。印度还将帮助非洲建设“数字非洲”。印度英语人口远多于中国，加之殖民时期建立的文化、侨民联系，在非洲推广“软实力”较中国有极大优势。因此，印度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与非洲合作可能更为有效，尤其是在技术推广、人员培训、教育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此外，印度极有可能将承诺援助资金定向投入印度具备较大优势的“软实力”领域。

（四）卫生方面

印度对非医药卫生合作是一个闪光点，本次峰会以后印度有望巩固这方面的优势。本届峰会因埃博拉疫情推迟，面对非洲疫病情况，莫迪强调印度会加大力度与非洲进行医疗药物的合作，并为印度—非洲健康基金投入1000万美元。^[1]印度国内体制对于药品专利制度的要求比较宽松，再加上国内制药也有一定基础，使得印度能够在打破专利规定后低成本生产药品。印度是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最大药品采购来源国，印度药品在非洲应用广泛。^[2]然而，中国目前其实是印度原料药的最大来源国之一，但受限于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技术基础等问题，中国对非医药合作方兴未艾。中国可借鉴印度做法，考虑与国际组织或非洲单个区域组织共同开展特定药品注册、准入许可等合作，使得中国制药标准能够获得非洲国家的认可，从根本上降低中国药品进入非洲的门槛。

加强中非合作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推进对非“三网一化”和产能合作

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基础、工程建设能力等有显著优势，因此印度对中

[1] Huma Siddiqui, “India to Push Generic Medicines at India–Africa Forum Summit”, *The Indian Express*, Oct. 17, 2015.

[2] Pharmaceuticals, “India’s Generics Flow Into Africa”, *African Business Magazine*, Jan. 19, 2012. p.16.

国在非洲的经贸活动尚不能构成实质性挑战。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是非洲国家最为强烈的经济诉求，这一点与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具有内在契合性。而印度短期内还没有能力对非洲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与工业化投资。印非贸易的结构性问题与中非、欧非、美非贸易并无本质性区别，但不同的是，未来一段时期这一贸易失衡状态趋向于加强而不是减弱，印非经贸潜在矛盾大于中非。中国应抓住有利时机，加大政策支持和整合力度，推动对非“三网一化”、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走出去等战略的落地。

中非产业合作应坚持共同商量、共同建设、共享利益，发挥企业市场主体的作用，运用中国资金、技术优势，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从非洲各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出发，注重实效、以点带面、逐步扩展、分类实施、突出重点、有序推进，由易到难在农业开发、基础设施、加工制造、金融服务、能源矿产等领域开展密切合作。

（二）学习借鉴印度对非合作“软实力”建设举措

为赶超其他大国在非洲的影响，体现后发优势，印度强调要走出一条与其他大国非洲战略不同的道路，即向非洲输出文化、教育和技术等“软实力”，以此带动获得政治利益和经贸投资的新模式。由于共同的历史记忆、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同源的法律制度，印度企业和产品在非洲民众中的认同感较强，印度企业及移民在非洲创办企业接受度较高。在不少非洲国家，印度“培训师”、“公共产品提供者”、“发展中国家的朋友”等形象深入人心。印度帮助非洲开展人力资源培训和技术输出等软环境建设，对印非间历史文化因素的强调与应用，以及印度企业重视在非洲“感情投资”、增加当地就业的做法，对中国企业提高在非洲开展经贸合作的水平和质量有借鉴意义。

（三）重视非洲地区组织和特定国家的作用

中国对非政策更强调整体性，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印度则注重与非洲重点国家和地区组织发展关系，这种思路有助于将有限资源最大化。面对新形势下非洲国家的急剧分化，可借鉴印度做法，重视非洲特定国家的作用，并加强与非盟、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等的关系，增强中国对非洲不同地区政策的精准性、针对性和差异性。

（四）巩固和引领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建设

随着包括印度在内的各大国重新重视对非合作机制建设，中国对非合作机制建设的优势正受到更大压力。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样板，未

来应进一步完善国内对非政策机制和对非经贸管理体制，强化已有平台作用，提升中非合作论坛的战略地位和实际协调能力。

（五）防范和化解印度加强对非竞争的影响

随着印度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和接触非洲事务，中印在对非经贸合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非洲存在竞争。然而，中印的经济发展需求、政策重心和行为偏好都有所不同，有一定的互补性。因此，面对域外国家渲染、夸大中印之间的博弈和竞争的情况，中国应以更大的智慧，利用中印非三方产业互补性，推动良性多赢竞争而不是“龙象相争”，并善于借用印度对非优势促进中国利益。^[1]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2016 年年会征文通知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2016 年年会将于 2016 年 10 月 28-30 日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举行，会议主题为：世界经济困局与结构性改革。

年会将按照学科划分与突出问题举办多个分论坛。

一、全球经济复苏前景：短期风险与长期障碍

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困境与结构转型

三、发达经济体：创新、增长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四、国际贸易：增长失速与对策

五、国际金融：汇率波动、价格稳定与宏观经济政策

六、国际投资：格局变化与规则重塑

七、世界经济中的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与新型开放经济体系构建

年会期间，将同时举办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青年委员会论坛。

欢迎广大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员和有意参会者根据自己所写论文的主题和内容选择相应的年会论坛投稿。年会组委会将对提交的论文进行遴选，并据此发出参会邀请。2016 年 8 月 31 日为论文截止日期。

年会组委会倡导并鼓励所有投稿人，根据本人论文的定位，选择《世界经济》（学术理论刊物）或《国际经济评论》（政策评论刊物）的规范体例和格式撰写论文。组委会将综合各方评估择优推荐论文给上述期刊编委会进入评审程序。

投稿方式：论文请以 e-mail 方式提交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征文邮箱：zzynku@126.com，同时请抄送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cswe@cass.org.cn。请在邮件的主题上注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2016 年度年会论文 xxxx 论坛”字样。

联系人：郑昭阳（南开大学） 电话：022-23508291

崔秀梅（世经学会） 电话：010-85195773